



隋唐演义

魏 齐 主编

中华
传
统
文
化
精
粹



Suitang
Yanyi

民族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化精粹

隋唐演义

下 卷

(清)褚人获 著

夏春燕 编校

民族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隋主起兵伐陈 晋王树功夺嫡	1
第 二 回	杨广施阴谋易位 独孤逞妒杀官妃	7
第 三 回	逞雄心李靖诉西岳 造谶语张衡危李渊	13
第 四 回	齐州城豪杰奋身 楂树岗唐公遇盗	19
第 五 回	秦叔宝途次救唐公 窦夫人寺中生世子	25
第 六 回	五花阵柴嗣昌山寺定姻 一蹶囊秦叔宝穷途落魄	29
第 七 回	蔡太守随时行赏罚 王小二转面起炎凉	37
第 八 回	三义坊当铜受腌臢 二贤庄卖马识豪杰	42
第 九 回	入酒肆暮逢旧识人 还饭钱径取回乡路	48
第 十 回	东岳庙英雄染病 二贤庄知己谈心	53
第十一回	冒风雪樊建威访朋 乞灵丹单雄信生女	60
第十二回	皂角林财物露遭殃 顺义村擂台逢敌手	65
第十三回	张公谨仗义全朋友 秦叔宝戴罪见姑娘	73
第十四回	勇秦琼舞铜服三军 贤柳氏收金获一报	79
第十五回	秦叔宝归家侍母 齐国远截路迎朋	85
第十六回	报德祠酬恩塑像 西明巷易服从夫	91
第十七回	齐国远漫兴立球场 柴郡马挟伴游灯市	99
第十八回	王碗儿观灯起衅 宇文子贪色亡身	104
第十九回	恣蒸淫赐盒结同心 逞弑逆扶王升御座	109
第二十回	皇后假官娥贪欢博宠 权臣说鬼话阴报身亡	114
第二十一回	借酒肆初结金兰 通姓名自显豪杰	120
第二十二回	驰令箭雄信传名 屈官刑叔宝受责	128
第二十三回	酒筵供盗状生死无辞 灯前焚捕批古今罕见	135
第二十四回	豪杰庆千秋冰霜寿母 罡星祝一夕虎豹佳儿	141
第二十五回	李玄遼关节全知己 柴嗣昌请托浼赃官	147
第二十六回	窦小姐易服走他乡 许太监空身入虎穴	153

目 录

第二十七回	穷土木杨帝逞豪华 思净身王义得佳偶	159
第二十八回	众娇娃剪彩为花 侯妃子题诗自缢	166
第二十九回	隋炀帝两院观花 众夫人同舟游海	172
第三十回	赌新歌宝儿博宠 观图画萧后思游	178
第三十一回	薛冶儿舞剑分欢 众夫人题诗邀宠	185
第三十二回	狄去邪入深穴 皇甫君击大鼠	192
第三十三回	睢阳界触忌被斥 齐州城卜居迎养	198
第三十四回	洒桃花流水寻欢 割玉腕真心报宠	204
第三十五回	乐永夕大士奇观 清夜游昭君泪塞	210
第三十六回	观文殿虞世南草诏 爱莲亭袁宝儿轻生	217
第三十七回	孙安祖走说襄建德 徐懋功初交秦叔宝	223
第三十八回	杨义臣出师破贼 王伯当施计全交	230
第三十九回	陈隋两主说幽情 张尹二妃重贬谪	236
第四十回	汴堤上绿柳御题赐姓 龙舟内绛仙绝色沾恩	242
第四十一回	李玄邃穷途定偶 秦叔宝脱陷荣归	248
第四十二回	贪赏银詹气先丧命 施绝计单雄信无家	254
第四十三回	连巨真设计赚贾柳 张须陀具疏救秦琼	262
第四十四回	宁夫人路途脱陷 罗士信黑夜报仇	269
第四十五回	平原县秦叔宝逃生 大海寺唐万仞徇义	276
第四十六回	杀翟让李密负友 乱官妃唐公起兵	283
第四十七回	看琼花乐尽隋终 殉死节香销烈见	291
第四十八回	遗巧计一良友归唐 破花容四夫人守志	298
第四十九回	舟中歌词句敌国暂许君臣 马上缔姻缘吴越反成秦晋	305
第五十回	借寇兵义臣灭叛臣 设宫宴曹后辱萧后	311
第五十一回	真命主南牢身陷 奇女子巧计龙飞	319
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宁夫人惑计走他乡	329
第五十三回	梦周公王世充绝魏 弃徐勣李玄邃归唐	335
第五十四回	释前仇程咬金见母受恩 践死誓王伯当为友捐躯	341
第五十五回	徐世勣一恸成丧礼 唐秦王亲唁服军心	348
第五十六回	啖活人朱灿兽心 代从军木兰孝父	358
第五十七回	改书柬襄公主辞姻 割袍襟单雄信断义	365
第五十八回	襄建德谷口被擒 徐懋功草庐订约	373
第五十九回	狠英雄犴羊聚首 奇女子凤阁沾恩	381

目 录

第六十回	出囹圄英雄惨戮	走天涯淑女传书	389
第六十一回	花又兰忍爱守身	赛线娘飞章弄美	398
第六十二回	众娇娃全名全美	各公卿宜室宜家	406
第六十三回	王世充忘恩复叛	秦怀玉翦寇建功	416
第六十四回	小秦王官门挂带	宇文妃龙案解诗	425
第六十五回	赵王雄踞龙虎关	周喜霸占鸳鸯镇	431
第六十六回	丹霄宫嫔妃交谮	玄武门兄弟相残	437
第六十七回	女贞庵妃主焚修	雷塘墓夫妇殉节	444
第六十八回	成后志怨女出宫	证前盟阴司定案	451
第六十九回	马宾王香醪濯足	隋萧后夜宴观灯	458
第七十回	隋萧后遣棹归坟	武媚娘披缁入寺	463
第七十一回	武才人蓄发还宫	秦郡君建坊邀宠	468
第七十二回	张昌宗行雉幸太后	冯怀义建节抚顽贞	474
第七十三回	安金藏剖腹鸣冤	骆宾王草檄讨罪	479
第七十四回	改国号女主称尊	阎宾筵小人怀肉	485
第七十五回	释情痴夫妇感恩	伸义讨兄弟被戮	489
第七十六回	结彩楼嫔御评诗	游灯市帝后行乐	497
第七十七回	鸩昏主竟同儿戏	斩逆后大快人心	502
第七十八回	慈上皇难庇恶公主	生张说不及死姚崇	507
第七十九回	江采苹恃爱追欢	杨玉环承恩夺宠	514
第八十回	安禄山入宫见妃子	高力士沿街觅状元	520
第八十一回	纵嬖宠洗儿赐钱	惑君王对使翦发	528
第八十二回	李谿仙应诏答番书	高力士进谏议雅调	532
第八十三回	施青目学士识英雄	信赤心番人作藩镇	539
第八十四回	幻作戏屏上婵娟	小游仙空中音乐	545
第八十五回	罗公远预寄蜀当归	安禄山请用番将士	552
第八十六回	长生殿半夜私盟	勤政楼通宵欢宴	559
第八十七回	雪衣女诵经得度	赤心儿欺主作威	565
第八十八回	安禄山范阳造反	封常清东京募兵	570
第八十九回	唐明皇梦中见鬼	雷万春都下寻兄	576
第九十回	矢忠贞颜真卿起义	遭妒忌哥舒翰丧师	583
第九十一回	延秋门君臣奔窜	马嵬驿兄妹伏诛	589
第九十二回	留灵武储君即位	陷长安逆贼肆凶	594

目 录

第九十三回	凝碧池雷海青殉节 普施寺王摩诘吟诗	599
第九十四回	安禄山屠肠殒命 南霁云啗指乞师	605
第九十五回	李乐工吹笛遇仙翁 王供奉听棋谒神女	611
第九十六回	拼百口郭令公报恩 复两京广平王奏绩	618
第九十七回	达奚女钟情续旧好 采苹妃全躯返故宫	624
第九十八回	遗锦袜老姬获钱 听雨铃乐工度曲	631
第九十九回	赦反侧君念臣恩 了前缘人同花谢	636
第一百回	迁西内离间父子情 遣鸿都结证隋唐事	641

第五十二回 李世民感恩劫友母 宁夫人惑计走他乡

词曰：深锁幽窗，遍青山，愁肠满目。甚来由，风风雨雨，乱人心曲。说到情中心无主，行看江上春生谷。正空梁断影泛牙樯，成何局？画虎处，人般棘。笑鹰扬，螳臂促。怎与人无竞？高飞黄鹤。眼底羊肠逢九坂，天边鳄浪愁千斛。甚张罗？叫得子规来，人生足。

——调寄《满江红》

流光易过，天地间的事业，哪有做得完的日子？游子有方，父母爱子之心，总有思不了的念头。功名到易处之地，正是富贵逼人来，取之如拾芥；若是到难处之地，事齐事楚，流离颠沛，急切间总难收煞。却说秦王与刘文静、徐义扶、女儿惠嫔，四五骑马，离脱了金墉城，与秦叔宝别了，连夜趲行。秦王在路上，念叔宝的为人，因对刘文静道：“叔宝恩情备至，何等周匝。所云：‘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此之谓也。怎得他早归于我，以慰衷怀？”刘文静道：“叔宝也巴不能要归唐，无奈魏势方炽，二则几个弟兄，多是从瓦岗寨起手干这番事业。三则单雄信是义盟之首，誓同生死，安忍轻抛？如今彼三人，皆有他意者，因前日翟让一诛，故众人咸起离心耳，散则犹未也。”秦王见说，不胜浩叹道：“若然，则叔宝终不能为我用矣！”徐义扶道：“殿下不必挂念，臣有一计，可使叔宝弃魏归唐。”秦王忙问道：“足下有何良策？”徐义扶道：“叔宝虽是个武弁，然天性至孝。其母太夫人，年逼桑榆，与媳张氏，俱安顿瓦岗。”秦王道：“魏家将帅俱集金墉，难道各将家眷尚在山寨里？”徐义扶道：“金墉止有魏公家眷，余皆在寨中。一个叫尤俊达，一个叫连巨真，二将管摄在那里。莫若将秦母先赚来归唐，好好供奉着，叔宝一知信息，必为徐庶之奔曹矣。”秦王道：“好便好，作何计赚来？”徐义扶道：“臣当年曾仕幽州，知总管罗艺，与秦叔宝中表之亲，极相亲爱。今年恰值秦母七十寿诞，莫若假设是罗夫人，因往泰安州进香，路经此地，接秦母到舟中去相会，一叙阔踪。秦母见说，定必欣然就道。若离了山寨，何愁他不到长安？”刘文静道：“要做，事不宜迟，回去就行。”三人正说得入港，赶到了千秋岭来。只见后面小厮青奴在马上喊道：“姑娘的靴子掉去了一只了！”秦王听见，如飞兜转马头，只见徐惠嫔一只窄窄金莲，早已露出。徐惠嫔虽是个倜傥女子，此时不觉面红耳赤。徐义扶道：“既

掉了一只，何不连那只也除了去？”只见秦王把马加鞭耸上一辔头，向旧路寻去。未及片时，秦王提着一只靴子，向徐惠嫔笑道：“这不是卿的靴子？”徐惠嫔如飞下马来向秦王接了，穿札停当，然后上马。自此一路上，秦王与惠嫔虽不能雨觅云踪，然侍奉宵征，早已两情缱绻，魂消默会矣。一行人晓行夜宿，不觉早到了霸陵川。秦王对刘文静道：“孤偶然出猎闲游，不意遭此大难，若非惠嫔、义扶与秦、魏、徐三位同心救援，几乎老死囹圄。”刘文静道：“这也是殿下与臣数该有这百日之灾，幸遇义扶，朝夕周全。令媛弃恩施计，殿下不特得一明哲之士，兼得一闺中良佐，岂非祸兮福所倚乎？”正说时，只见尘头起处，望见一队人马前来，乃是大唐旗号。秦王道：“难道父皇就知孤归国，预差人来迎接？”话未说完，只见袁天罡、李淳风、李靖三骑马早已飞到面前，口称：“殿下，臣等齐来接驾。”秦王道：“孤当初不听先生们之谏，致有此难，将来后车之戒，孤当谨之。”那时西府宾僚陆续来到，大家拥入潼关。秦王对徐义扶道：“贤卿与令媛，乞暂停驿馆，待孤见过父皇，然后备车驾来接令媛，方成体统。”义扶点首，忙进驿馆中安歇。秦王同众公卿进朝，见了唐帝，到宫中拜见了窦太后，骨肉相叙，如同再生，不觉涕泗横流。秦王细把被难前情，一一奏明。唐帝道：“秦叔宝、徐懋功、魏玄成这三位恩人，目下虽不能归唐，朕当镂之心版，儿亦当佩带书绅。至于义士徐立本与其女惠嫔，该速给二品冠带，并其小女凤冠霞佩，速宣来见朕。”秦王吩咐左右，在西府内点宫女四名，整顿香车，迎请徐惠嫔与其父义扶进朝。唐帝见了，甚加优礼，用义扶为上大夫之职，其女徐惠嫔，赐名徐惠妃，加一品夫人，与秦王为妃，参赞西府军机事务。秦王又将叔宝寄来的谢表呈上。唐帝看了说道：“叔宝先年与朕陌路相逢，全家亏他救护。今吾儿又赖他保全性命，父子受恩，未知何日得他来少报万一？”秦王道：“不必父皇留念，儿自有良策，使他即日归唐。”说了，大家谢恩出朝。未及数日，秦王即差李靖、徐义扶带领雄兵二千并宫娥数名，拥护徐惠妃夫人，前往瓦岗，计赚秦母出寨。今且按下慢题。

再说魏公李密，在偃师收降了凯公，大获全胜，颁赦军民。正该班师回来，复不自谅，徇行河北部，被夏王窦建德首将王侏，拒战于甘泉山下。被王侏以流矢射中李密左臂，大败丧气。又接徐世日报，说狱官徐立本，私放秦王、刘文静归国，自谋官中差使，不知去向。魏公看报大

怒，连夜赶回金墉。魏徵、徐世勣、秦琼接见。魏公将三人大肆唾骂，道他们不行觉察，通同徇私，受贿卖放，藐视纪纲。将三人即欲斩首。亏得祖君彦、贾润甫等再三告免，权禁南牢，将来以功赎之。再说秦母与媳张氏孙怀玉，住在瓦岗。虽叔宝时常差人来询候，然秦母年将七十，反比不得在齐州城外，为子者朝夕定省，依依膝下，寻欢快活。奈儿子功名事大，只好付之浩叹而已。一日，只见一个小厮，进来报道：“幽州罗老将军，差人到寨，专候秦夫人起居，要面见的。”秦母见说，对媳张氏道：“罗姑爷处，还是我六十岁时差人来拜寿，后数年以来，音信悬隔，今什么又差人来，莫非又念及我七十岁的生辰么？”张氏夫人道：“是与不是，还该出去见他，就知分晓。”秦母只得同着怀玉，到堂中来见。两个差官，齐跪下去说道：“差官尉迟南、尉迟北，叩见太夫人。先有家太太私礼一副，奉上的寿仪，俟太夫人到舟中去，家太太面致。”秦母连忙叫怀玉，拖了两个差官起来。随后又是四个女使，齐整打扮，上前叩头。那差官说道：“这是罗太太差来，迎请太夫人的。”秦母道：“小儿秦琼，在金墉干功，不在寨中，怎好有劳台从枉顾？请尊官外厢坐。怀玉，你去烦连伯伯来奉陪。”怀玉应声去了。秦母同四位女使，到里边来，见了张氏夫人，叫手下把罗夫人私礼抬了进来，多是奇珍异玩，足值二三千金。寨中这些兵卒，多是强盗出身，何曾看见如此礼物，见了个个目呆口哑。连尤俊达与连巨真，亦啧啧称羨道：“不是罗家帅府里，也办不出这副礼来。私礼如此，不知寿仪还怎样个盛哩？”那四个女使，见过了张氏夫人的礼，又致意道：“家太太多拜上，因进香经过，要请太太夫人与少爷，同到舟中去一会，方见故旧不遗，叫妾们多多致意。”张氏夫人忙叫手下安排酒筵，款待来使。婆媳两个，私相计议。秦母道：“若说推却儿子不在，礼多不收，也不去会罗姑太太，这门亲就要断了。若说去，琼儿又在金墉，急切间不能去报知。”其时恰好程知节的母亲，也在房中，插口道：“这样好亲戚，我们巴不能个扳图一个来往，他们却几千里路，备着厚礼来相认，却有许多疑虑？”张氏夫人道：“当年怀玉父亲，犯事到幽州，亏得在姑爷手下认亲，解救回来。那十年前婆婆正六十寿诞，我记得姑太太，曾差两员银带前程的官儿，前来上寿。如此亲谊，可谓不薄矣。今若遽尔回他，只道是我们薄情，不知大体的了。”秦母道：“便是事出两难。”程母道：“据我见识，既是老亲，你们婆媳两个，还该同了孙儿去会

一会。人生在世，千里相逢，原不是容易得的事，难道你还有七十岁活么？你们若不放胆，我只算你的老伴，去奉陪走走何如？”秦母见他们议论，已有五六分肯去相会的意思了。及见连巨真进来说道：“那两个姓尉迟的差官，多是十年前在历城县来拜过寿的，说起来我还有些认得，怎么伯母就不认得了？”秦母道：“当时堂中挤着许多人，我哪里就认得清？既是恁说，今日天色已晚，留他们在寨中歇了，明早一同起身去就是，少不得连伯伯也要烦你护送去的。”连巨真道：“这个自然。”过了一宿，明早大家用过了早餐，秦母、程母、张氏夫人，多是凤冠补服。跟了五六个丫鬟媳妇，连他们四个女使，共是十二三肩山轿。秦怀玉金冠扎额，红锦绣袍，腰悬宝剑，骑了一匹银鬃马。连巨真也换了大服，跨上马，带领了三四十个兵卒护送下山。一行人走了十来里，头里先有人去报知。只听得三声大炮，金鼓齐鸣，远望河下，泊着坐船两只，小船不计其数。秦母众人到了船旁，只见舱内四五个宫奴，拥出一个少年宫妆的美妇人出来。你道是谁？就是徐惠妃假装的。秦母与众人停住了轿，便道：“这不是罗老太太，又是谁？”那差来的女使答道：“这是家老爷的二夫人。”秦母见说，也不便再问。大家逊进官舱，舱口一将白显道，抢将出来观看，被秦怀玉双眉戟竖，牙毗迸裂，大喝一声。白显道一惊，自进舱里去了。李靖在船楼上望见，骇问来人道：“此非叔宝之儿乎？”来人道：“正是。”李靖道：“年纪不大，英气足以惊人，真虎子也。”快叫人请过船来。秦母等进舱，一个女使对着禀明道：“这个是秦太太，那个是程太太，这是秦夫人张氏。”徐惠妃一一拜见过，便向秦母道：“家老太太尚在前船，嘱妾先以小舟奉迎。承太太夫人们不弃降临，足见亲谊。”吩咐打发了轿马兵卒回去，后日来接。秦母道：“琼儿公干金墉，多蒙太太颁赐厚仪，致承尊从枉顾，实为惶恐。”舟中酒席已摆设停当，即便敬酒安席。李靖请过秦怀玉来，与徐义扶相见了。李靖与秦怀玉说起他父亲前日寄书札来，取出来与怀玉看了。怀玉方知他是李药师，父执相逢，不胜起敬。忽听见又是三声大炮，点鼓开船。秦母在那边舟中，不见了怀玉，放心不下，忙叫人请了过来，坐在身旁。船头上鼓乐齐鸣，一帆风挂起，齐齐整队而行。连巨真见这许多光景，也觉心上疑惑，亏得夜间宿在徐义扶舟中，义扶向他备细说明，连巨真心中虽放宽了些，但嫌身心两地，只好付之无可如何。徐惠妃那夜见秦夫人们，多是端庄朴实的

人，已在舟中，料难插翅飞去，只得将直情备细说与张氏夫人知道。张氏夫人，忙去述与婆婆得知。秦母止晓得先前楂树岗秦琼救了李渊之事，后边南牢设计放走李世民一段，全然不知，亏得徐惠妃将前事一一题明：“因秦殿下念念不忘令郎将军之德，故此叫妾与父亲陛见后即定计来请太夫人。”此时秦母与张氏夫人晓得相对说话的，不是罗二夫人，乃是秦王一位妃子，重新又见起礼来，幸喜程母因多用了几杯酒，瞌睡在桌上。秦母道：“小儿愚劣，有辱殿下垂青。但是哪里知我家与罗总管是中表之亲？”徐惠妃道：“家父先朝曾任幽州别驾数年，罗帅府衙门中事并走差之人，无不熟识。”秦母道：“怪道尉迟南兄弟，扮得这般厮像。只是如今魏邦事势未衰，吾家儿子急切间怎能个就得归唐？夫人先须差人送一个信去方好。”徐惠妃道：“这个自然。但程太太跟前，万万不可说明。”秦母众人在舟中住了两天，那日早起，只听得前哨报道：“头里有贼船三四十只，相近前来。”秦怀玉正睡在那边船楼上，听见，如飞披衣起来窥探。只见李靖在舱中，唤一将进来，那将是前日扮尉迟北的。李靖在案上取一面令旗，付与中军官，递将下来。那将跪下接着，李靖坐在上面吩咐道：“前哨报有贼船相近，你领兵去看来，不可杀害，好歹捆来见我。”那将应声去了。不一时，只闻得大炮震天，呐喊之声不绝。小船上兵卒，个个弓上弦刀出鞘，把甲冑收束停当。未及两个时辰，鸣金三响，早见那员武将跪下道：“禀元帅爷缴令，贼船已获，头目现捆绑在船，恭候元帅爷定夺。”李靖收了令箭，便问道：“贼船是何旗号？”那将答道：“打着是魏家旗号。”李靖双眉一蹙道：“既是魏家的人，解进来。”那将应声而去。其时大小船，俱停住不行。船头上众将，排列刀斧手、捆绑手，明晃晃执着站立，好不威武。只见战船里，拖出一个长大汉子来。连巨真在后边船上望见，吃了一惊道：“这是我家贾润甫，为什么撞在这里，却被他们拿住？”忙要去报知秦怀玉，无奈船挤人多，急切间难到那边船上去。徐义扶又不见了，只得趴在船舷上，听他们发落。只听见李靖问道：“你是哪一处人，叫甚名字？”贾润甫答道：“我是魏邦人，叫做贾和。”李靖道：“既是魏邦人，岂不见我大唐旗号出师在此，擅敢闯入队来！我且问你：你奉李密使令，差往哪里去，今从何处来？”贾润甫道：“实因王世充去秋曾向我处借粮二万斛，不意我处今秋歉收，魏公着我去索取。”李靖道：“王世充残忍褊隘之人，刻刻在那里覬觐非望，以收

渔人之利。你家李密，却去济应他的粮草，何异虞之假道于晋，因以自敝乎？可知李密真一庸碌之夫矣！”贾润甫道：“天下扰攘，未知鹿死谁手，明公何出此言？”李靖拍案喝道：“李密手下多是一班愚庸之夫，所以前日秦王被囚于南牢，文静因辱于殿陛。我正要来问罪，你却撞来乱我军律。左右的与我拿去斩讫报来！”众军校吆喝一声，把贾润甫捆绑出来。连巨真唬得魂飞魄散，如飞要去寻秦怀玉。何知秦怀玉被徐义扶说明，反不着忙。只见中军官又叫刽子手推贾润甫转来。李靖起身亲解其缚，喝左右取冠带过来，替贾爷穿好上前相见。贾润甫拜谢道：“不才偶犯元帅虎威，重蒙格外宽宥，是见海涵。”李靖道：“适才不过试君之器量耳，弟辈仰体秦王求贤之心，何敢妄戮一人？且叫足下相会几个朋友。”

话未说完，只见徐义扶、连巨真、秦怀玉，多走到面前。贾润甫大骇，对徐义扶道：“你是放走了秦王与刘文静，该在这里的了。”对连巨真、秦怀玉道：“你们是住在瓦岗，为何却在此处？”徐义扶把始末备细说了一遍。贾润甫对徐义扶道：“你却同了秦王高飞远举来了，累及徐军师、秦大哥、魏记室，坐禁南牢。”秦怀玉听见说他父亲囚禁南牢，放声大哭，忙问李靖说道：“乞老伯借二千兵与小侄，待小侄打进金墉，救取父亲。”秦母在此船，闻知这个消息，亦差人来盘问。贾润甫道：“既是秦伯母在此，何不请过船来相见，听我说完，省得停回重新再说。”李靖便向怀玉道：“正是，贤侄去请令祖母过来，听贤兄说完。”不一时秦母走过船来，众人一一拜见了。秦母向贾润甫道：“小儿为何事逮罪南牢？”贾润甫道：“魏公降服凯公回来，闻报徐兄放去了秦王、刘文静，又迁怒于秦大哥、魏玄成、徐懋功，将他三人监禁南牢。我与罗士信再三苦谏不从，即差我往王世充处讨粮。因去秋王世充差官来要借粮四万斛。彼时我听见，如飞向魏公力止，极言不可借。世充乏食，天绝之也，何反与之？况我家虽有预备，积储几仓，亦当未雨绸缪，要防自己饥谨。况军因粮足，今若借与彼，是藉寇兵以资盗粮也，智者恐不为此。无如魏公总不肯听，竟许其请，开仓斛付二万斛。那开仓之日，适值甲申日，有犯甲不开仓之禁忌。嗣后巩洛各仓，仓官呈报鼠虫作耗，背生两翼，遍体鱼鳞，缘壁飞走，蜂拥而出，仓中之粟，十食八九。魏公拜程知节为征猫都尉，下令国中每一户纳猫一只，赴仓交纳，无猫罚米十石。究竟鼠多于猫，

未能扑灭，猫与鼠不过同眠逐队而已，鼠患终不能息。魏公正在悔恨，近又萧铣缺饷，亦统兵来要借粮五万斛，如若不允，便要尽力厮拼。因此魏公着了急，将他三人在南牢赦出，即差了秦大哥与罗士信，领兵去征萧铣，徐懋功差往黎阳，魏玄成看守洛仓。目下又值禾稼湮没，秋收绝望，因此差我向王世充处取偿前日之粟。如今伯母既是秦王命李元帅屈驾长安，定必胜似瓦岗，待我报与秦大哥晓得了，他毕竟也就来归唐。”又对连巨真道：“巨真兄，你还该回瓦岗去，众弟兄家眷尚多在寨，独剩一个尤员外在那里，倘有疏虞，是谁之咎？我因公干急迫，伯母请便。”即向众人告辞。李靖见贾润甫人才议论，大是可人，托徐义扶说他归唐。贾润甫道：“弟因愚劣，不能择主于始，今虽时势可知，还当善事于终。若以盛衰为去留，恐非吾辈所宜，后会有期。”即便别去。李靖深加叹服，连巨真因与秦叔宝义气深重，只得同到长安，看了下落，再回瓦岗。正是：满地霜华连白草，不易离人义气深。

第五十三回 梦周公王世充绝魏 弃徐勣李玄邃归唐

诗曰：成败虽由天，良亦本人人事。宣尼惊暴虎，所戒在骄恣。夫何器小夫，乘高肆其志。一旦众情移，福兮祸所伺。蛟螭失所居，遂为蝼蚁制。噬脐徒空悲，貽笑满青史。

事到骑虎之势，家国所关，非真拨乱之才，一代伟人，总难立脚。何况庸碌之夫，小有才名，妄思非分，直到事败无成，才知噬脐无及。今且不说秦母归唐。再说贾润甫别了李靖等来到洛阳，打探王世充大行操练兵马，润甫要进中军去见他。世充早知来意，偏不令润甫相见，也不发回书。叫人传话道：“这里自己正在缺饷，哪得讨米来清偿你家？直等到我们到淮上去收了稻子，就便来当面与魏公交割。”贾润甫见他这样光景，明知他背德不肯清偿，也不等他回札，竟自回金墉来回复魏公道：“世充举动，不但昧心背德，且贼志反有来攻伐之意，明公不可不预防之。”李密怒道：“此贼吾亦不等其来，当自去问其罪矣。”择日兴师，点程知节、樊文超为前队，单雄信、王当仁为第二队，自与王伯当、裴仁基为后队，望东都进发。那边王世充，早有哨马报知，心上要与李密厮拼，只虑他人马众多，急切间不能取胜，闷坐军中。忽一小卒说道：“前年借粮

军士回来，说李密仓粟，却被鼠耗食尽，升贾润甫补征猫都尉，宫中又有许多灾异。金墉百姓多说是僭了周公的庙基，绝了他的香火，故此周公作祟。”郑主道：“只怕此言不真。”小卒道：“来人尽说有此怪异，为甚说谎？”郑主笑道：“若然，则吾计得矣。但必要一个伶俐的人，会得吾的意思，方为奇妙。”说了，呆看着那小卒，小卒低着头微笑不言。到了明日，擂鼓聚将，大宴群臣，计议御敌之策。郑主问道：“李密金墉之地，是隋朝故宫，还是他自己创造的？”张永通答道：“魏主宫室，原是周公神祠。李密谓周公庙宇当创建于鲁，此地非彼所宜，便撤去庙貌，改为宫阙。周公累次托梦于臣，臣未敢渎奏。”郑主拍案道：“怪道孤昨夜三更时分，梦见一尊冠冕神人，说：‘吾乃周文王之子姬公旦便是，蒙上界赐我为神，庙宇在金墉城内，被李密拆毁了，把基址改为宫殿，木料造了洛口仓，使我虎贲卫从，漂泊无依。今李密气数将尽，运败时衰，东郑王你要替我报仇做主。’”众臣道：“神人来助，足见明公威德所致，此番魏邦土地，必归于明公矣。”郑主道：“富贵当与卿等共之，谅孤非敢独享也。”正说时，只见三四个小卒走上前来报道：“中军右哨旗丁陈龙，忽然披发跳足，若狂若痴，口中大叫道：‘我要见东郑王。’”郑主见说，笑逐颜开，对众臣道：“此卒素称诚朴，何忽有此举动？孤与卿等同去看他。”说了，齐上马，来到教场中。军师桓法嗣纵马先到演武场，只见陈龙闭着双眼，挺挺的睡在桌上，高声朗句的在那里诵大雅文王之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见郑主来，忽跳起身，站在桌上，朝着外边道：“东郑王请了，吾周公旦附体在此。前宵所嘱之言，何不举行？勿谓梦寐，或致遗忘。若汝等君臣同心协力，吾还要助汝阴兵三千，去败魏师，幸毋观望，火速进兵为上。吾去也！”说了，跳将下来，满厅舞蹈扬尘。此时王世充与众臣，早已齐齐跪拜道：“谨遵大王之命，我等敢不齐心讨贼，以复故宫，重修殿宇峥嵘？”大家忙起身，看那个陈龙，面色如灰，手足冰冷，直僵僵横在草地上。郑主叫人负了他回去。自此郑家兵将，个个胸中有个周公旦了。从来行兵诡道，王世充原是个奸狡多谋之人，兼那军师桓法嗣又是个旁门邪术之徒，恰好在乱离中，逞志求荣，希图宝位，便有许多因邪入邪之事来凑他。郑王回朝，即便传旨军师桓法嗣，明日下演武场，点选彪形大汉三千，个个身長八尺，脚踩木屐一丈二尺，面上俱带鬼脸，身穿五色画就衣服。数日之内，演习停当。桓法嗣

说：“此计只宜速行，攻其无备。”郑主准奏。这不过是要收拾完一个李密，成全一个应世之主。若李密是个明哲之士，见国中屡现灾异，便要安守金塘，悔改前愆，优恤臣下，犹可以为善国。无奈李密自恃才略高强，却忘了昔日死里逃生之苦，刻刻要想似汉高祖提着三尺剑，无敌于天下。先把一个足智多谋的军师徐世勣调去黎阳。萧铣乃癣疥之疾，又把忠勇全备的秦叔宝、罗士信差他去拒守。贾润甫屡进奇谋不听，而置之洛口。邴元真贪利忘义小人，反置之左右。只剩单雄信、程知节等一班恃勇好斗之人，自统大兵前来。未及两日，得知王世充也拥着大队人马，在路上遇哨马报知，大家离着三四十里安营驻扎。李密安营于翠屏川东山。王世充结寨于翠屏川西山，军师桓法嗣带领细作，随身兵马二三百，悄到镇东山顶，了望魏营，部伍整齐，如星辰累落，看去杀气冲天，果是人惊鬼哭。桓法嗣心中暗想：“吾虽练彪形高橈神兵，怎能够胜他人强马壮？”蹙着双眉，四下闲看，忽见东北方山角下，七八个大汉在那里采樵。桓法嗣看他们运斧弄斤，丁丁伐木。不觉怡然而笑道：“吾更有计矣！”悄悄唤一家将近前来，附耳几句，自己即便上马归营。到了明日，进大营对郑主道：“臣昨夜也梦见周公对臣说道：‘桓法嗣听我吩咐：明日我暗引一人来助你们擒贼，你快去催主人作速进征，以决胜负。’”又附郑主耳上说了几句。郑主大喜。桓法嗣又将木排，多用红绿颜色，画成兽形，列为主城，将兵马尽藏其中。郑主坐中军大寨，看军师桓法嗣调度。只见帐下军士道：“拿着了李密。”及至解进来时，见绑着的却是一群打柴的人，为首不是李密。郑主问道：“哪里拿来的？”军士答道：“小人们奉令巡逻，到山坳斜径，遇着这干人，内中却有李密，小人们奋勇拿来请功。”郑主怒问，那为首喊叫冤枉道：“小人是国子监助教陆德明的家人，城中乏柴，着小人来樵采，说甚李密？现有同伴可证。”巡逻的道：“明是李密，假做采樵，窥探军情。”郑主又向众樵夫细问，果然是乡宦家人，差出来打柴的，郑主叫左右去了那干人的绑缚，对他们说道：“我晓得你们尽是平民，我如今正要要用着你们。且问你众人里边，可有熟识北邴山幽僻路径的？”一个樵夫指道：“那个叫做满山飞金勇，那个叫做穿山甲庞元，他两个惯走山径，晓得路途。”郑主道：“妙！”先叫那像李密的前来，赏他一个中军把总。那两个金勇、庞元，赏他做了左右队长，多给衣帽战袍。又叫中军附耳，吩咐了领去。众樵夫

大喜，叩谢出营，编入队伍。看两边是：纷纷战血烟云洒，胜败存亡未可知。

再说李密前队程知节指望遇着了对头，爽利大杀一场。不意王世充的兵马，反将横木为城，寂然不动。便督军马，冲到城边，却又看见了木城上红绿兽形，即便调转马头，逃回转来。那单雄信领着第二队，亦凑着了，叫前队架起云梯炮石，向内攻打，竟不能破。魏主在后队结寨，时将举火，传令黑夜须防贼人行劫，各营务要小心，静听更筹。到了三更时分，魏营兵将耳边，只闻得四下里炮声隐隐不绝，心中惶惑。忽有巡逻夜不收，到前营来报道：“王世充木城已开，只是内中灯火俱无，人影不见，敢报老爷知道。”程知节因日间攻打了半天，正在那里心中烦躁，忽闻此报，安能忍耐？自己当先，领军马直到郑营。远远望去，只见木城大开，灯火齐举，照耀如同白日，并不见一兵在外。恼得程知节性起，把双斧高举，口中喊道：“有胆气的随我来！”只见郑营寨中一声炮响，闪出一将，杀了十来回合，败将下去。程知节趁势追赶，约十来里，又听得郑营中一个轰天大炮，四下里即便接炮连声，忽起一阵怪风，刮地里迎面吹来。其时金鸡已报，天色已明。程知节正催促兵马杀将下去，只见斜刺里赶出七八队，都是面蓝发赤，巨口狼牙，五色长袍，高踩橇脚，硝黄火药，烘满半天，都执着砍刀，从第二队后边杀来。个个喊道：“天兵到了，你们要命的快须投降！”单雄信兵士见了，尽皆惊惶，要兜转马头，杀奔回去。因那些战马，见了这班鬼脸长人，咆哮乱跳，反向前尽力嘶跳。单雄信只得大着胆，随着前队，往前杀去。两队人马接着王世充许多将士，绞作一团的乱杀。程知节正在酣战之时，听得喊道：“捣寨的兵，拿了李密来了！”只见一簇兵马，拥着李密，锦袍金甲，背剪在马上，喊叫不明道：“快来救我，快来救我！”已被这干人拥进阵里去。程知节看见，吃了一惊，对裨将樊文超道：“如今主公已没了，战也没用，散罢！”樊文超道：“东天也是佛，西天也是佛，散也没处去，倒是投降。”便传主将已没，情愿投降。部下听得，一齐抛戈弃甲跪倒。程知节忆着老母，却在乱军中卸去盔甲，寂然逃走。单雄信与王当仁在第二队，见前边一齐跪倒，不知为甚缘由，却飞报的来说：“魏公已被拿去，前军已尽投降。”单雄信也是个猛夫，再不忖量李密怎样就可以拿得，心下反着了忙，对王当仁道：“魏公既被他们拿去了，我们在此，杀也无益，不如我和你冲出去罢！”王当仁便道：“说得有理。”喊一声，领麾下努力，杀了一

里多路。无奈四围郑兵，越杀越多。单雄信回转头来一看，王当仁已不见了。单雄信正要转身去寻，不提防郑将张永通飞马到面前。雄信忙举槊相迎。岂知郑营中几十把钩镰枪齐举，把单雄信坐马拖翻。雄信无奈，亦只得领众投降。独有魏主还领着精锐心腹之士督战，见前队散乱，忙着裴仁基前来救应，亦被郑阵中镰钩套索捉去。魏主正在惊疑之际，只见后面山上，连声发喊，二队短刃步兵，赶下山来，已在阵后乱砍。回望寨中，烟焰冲天，守寨军士，四散逃走，投崖坠石。原来王世充着樵夫引导，黑夜领这支兵，各带硝磺引火之物，乘他兵尽出战，焚他大寨。魏主平日却因自恃势盛，只道无人敢来窥伺，到处不立木栅，只设营房。所以这几百人，如入无人之境，烧了他寨，又杀将转来。此时李密要敌后军，前面王世充人马已到；要敌前军，后边步兵杀来。真是前后夹攻，腹背受敌。无可奈何，只得易服同众逃到洛口仓。贾润甫闻知，远来接见，把善言相慰道：“汉高屡败，终得天下。项羽虽胜，卒遭夷灭。明公安心以图后举。”在洛口仓安歇了一夜。次日正欲与众将计议，只见程知节同了十来个小卒逃来。魏主怒道：“我正要问你那前面是怎么样光景，以至于此？”程知节道：“头里我们被他杀退了下去，已有六七里，何知起一阵怪风，冲出无数阴兵，这还大家尽力混杀。不意他们阵里拥过一个锦袍金甲，与明公面貌无异，背剪在马上。我们军士，只认真是主帅被擒，军士都无心恋战。郑营中四下军马，如山倒海翻，裹将拢来，裨将樊文超即便领众投降。我不得已卸甲逃走到仓城。岂知邴元真已将全城归降王世充。我故又赶到这里，幸喜明公无恙，多是贼人使用的诡计。”

话未说完，只见魏徵一骑来到，魏公大骇，忙问道：“为什么你亦离了金墉，莫非亦有甚事么？”魏徵道：“昨夜五更时分，有一起人马，叫喊开城。郑司马上城看时，只见灯火之下，果然是明公坐在马上。郑司马忙开城门，出来迎接，只见喝道：‘诸将不行救应！’就叫手下捆缚，裴仁俨亦被擒下。我着了急，知中贼人之计，如飞着宫侍报知王娘娘同世子逃出了南门，恰好在路上遇着了王当仁，交付与他送上瓦岗去了。故此我特地寻来，恰好多在这里。刚才我在路上，听见逃回兵卒说：‘王世充大队人马，又追将下来。’”正说时，只见贾润甫手下巡逻走卒来报道：“虎牢关也失了。郑家大兵只离我们洛口三十里地，我们快走罢！”此时